

“猴年马月” 我们真的等到了

今年“猴年马月”在6月5日至7月3日
下一个“猴年马月”就要等到2028年了

“你说的这事到‘猴年马月’也弄不成，别想了。”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喜欢把未来结果无法预料的事情说成是“到猴年马月也实现不了”，泛指遥遥无期。可是，从今年的6月5日（农历五月初一）开始，我们已经步入传说中的“猴年马月”。根据推算，今年的“猴年马月”要到7月3日（农历五月廿九）结束，总共29天，而下一个“猴年马月”则要等到2028年了。



1 “猴年马月”的来历

其实猴年马月这个词最早出于我国农历的干支纪年、纪月。在我国古代，历法中有天干地支之说，天干有10个，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；地支有12个，分别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天干地支与单相配，双与双相配，正好组成60对，例如甲子、乙亥等。

“猴年马月”中的猴年大家都能理解，每隔12年一循环；

那么马月又指哪个月呢？上面提到，在我国古代历法中，干支纪年相传起源“三皇五帝”的黄帝时代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，到商代开始广泛应用，而商代是以农历十一月初一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。而冬至恰恰在农历十一月中，在农历干支纪月中被称为子月（鼠月），依次往下排，到夏至的那个月（也就是农历五月）正好为午月，也就是马月，

而农历干支纪月是固定不变的，确切地说，每年芒种到小暑节气之间叫午月（马月），它基本上位于农历五月，公历六月。所以猴年每过十二年循环一次，且每年的公历六月又是马月，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猴年马月”！例如：上一次的猴年马月是2004年6月5日到7月6日，而下一次的猴年马月则是2016年6月5日到7月6日！

2 2016年的“猴年马月”

今年的“猴年马月”在6月5日至7月3日。根据农历干支，猴年12年一个轮回，马月也是12个月一个轮回，凡是猴年，必有一个月是马月。“猴年马月”的周期是12年。2004（农历为甲申年）正好是猴年，从6月18日开始直至7月16日是农历五月，也就是庚午月，正好

是“猴年”里的“马月”。

天文和古汉语专家，他们都认为，对“猴年马月”这个词的来历无从考据，复旦大学中文系著名古汉语专家骆玉明教授在查阅相关典籍后表示，这个词多半是来自民间的谚语。他认为，过去人的寿命相对短暂，很多人无法活到40岁。“猴年马月每12年

才出现一次，对过去的人来说，这是一段十分漫长的时间，所以通常用这个词形容达成目标所需的时间特别长或难以实现。”

其实每年都有一个月是马月，每年农历正月到腊月对应的属相依次是：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、鼠、牛。

3 “猴年马月”不再神秘

“猴年马月”在大家的观念中感觉很神秘，其实和动辄千百年一轮的某些日子相比还是“嫩”了点，我们只需要等12年就能遇见它一次。比如今年，从6月5日（芒种）至7月3日（小暑）前夕就是“猴年马月”，历时29天；上一次的“猴年马月”出现在2004年，接下来一

轮的“猴年马月”则要等到2028年才能上岗。

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介绍，这其实就是纪年、纪月、纪时的一种算法，以前大家感觉到不可思议，主要还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它，现在由于传播方式的便捷，电脑、手机等传播媒介太发达了，大家通过“朋友

圈”等方式很快就了解了。“你想想看，24年前，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，信息传播速度慢，范围也不可能太广。而且以前的人的生活重心还是忙于生活，大家也不会关注，现在年轻人也更多地关注这方面知识，这也反映了人们追求新奇的心理。”

晚综

延伸阅读

“猴年马月”谐音“何年嘛月”

“猴年马月”一词究竟从何而来呢？一种说法是，这个词中的“猴”本应为“驴”。据第六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，“驴年马月”用来指不可知的年月（即事情遥遥无期，不能实现），农历用十二生肖纪年，其中没有驴年，遂也称“猴年马月”。西南大学历史学院的李世平副教授认为，“猴年马月”这个词来自民间方言，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，“猴年马月”是来自天津话“何年嘛月”谐音的变体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英语里，“猴年马月”被译为“未来的某一年”。

端午节 是源于屈原吗



屈原雕像

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罗江而死，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将此日设为端午节。其实，从文献记载来看，最早将屈原和端午节联系起来的是南北朝时南梁吴均的《续齐谐记》，此时屈原已去世750年以上；而端午祭屈原，则始于五代十国时期……

从文献记载来看，最早将屈原和端午节联系起来的，是南北朝时南梁吴均的《续齐谐记》，此时屈原已去世750年以上，从唐人欧阳询抄录《风俗通》（东汉末年应劭著）的佚文可见，也许东汉灵帝时端午民俗中已有屈原的影子，但这也是他身后400多年的事了。

其实，在民间传说中，除了端午源于屈原说，尚有纪念伍子胥、孝女曹娥、介子推、廉吏陈临、越王勾践等等说法，而伍子胥比屈原要早200多年，且端午习俗多属吴俗而非楚俗。

据考，许多流传至今的端午习俗也与屈原毫无关系，比如粽子，最早文字记载出自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距屈原去世已400多年，西晋周处在《风土记》中称“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”，可见古人夏至也吃粽子，非端午专利。

再比如赛龙舟，唐代刘禹锡曾引古书说：“因勾践以成风，拯屈原而为俗。”认为它源于勾践操练水军，因来路不正，宋代和清代曾下令禁止赛龙舟，称其“废业耗民，莫甚于此”。

至于插艾草为屈原招魂，更属附会。六朝梁人宗懔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说：“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踏百草，采艾以为人（形），悬门户上以禳毒气。”古人早知艾草可驱毒，《孟子》中便有“七年之病”需“求三年之艾”的说法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屈原是楚国人，春秋时各国历法均不相同，如屈原真是楚历五月五日投江，秦历也只会记作二月五日（据睡虎地秦简，秦“五月，楚八

月”），则端午节只能改期。

事实上，为方便记忆和推广，传统节日常采取月日相同的方案，如元旦（一月一日）、元宵节（二月二）、上巳节（三月三）、寒食节（四月四）、端午节（五月五）、晒霉节（六月六）、七夕（七月七）、重阳节（九月九），下半年节日相对少，一是因收获期太繁忙，二是因冬季农闲期长，不再需要通过节日来调整。

可见，端午节原本只是诸多节日链条中的一环。五月正值春夏之交，瘟疫多发，故民俗多与防病、健身、吃药相关。汉朝时，皇帝此日要向大臣赐“皋羹”，即用猫头鹰做成的肉羹，传说猫头鹰食母，造成阴气（母属阴）损耗，所以要“是日杀之”，不仅要杀，还要撕碎，即所谓“磔”，而民间吃不起“皋羹”，常以蛤蟆羹替代，因蛤蟆喜夜间鸣叫，属于“阴物”无疑，人们坚信食之可以滋阴。

显然，绝大多数民俗节日来自日常生活的需要，与英雄人物发生关系往往是人为建构的结果。以吴均为例，他所处的南梁与屈原时的楚国类似，内部纷争不已，社稷摇摇欲坠。因私撰《齐春秋》，吴均被梁武帝所恶，丢了官，稿亦遭焚，故不敢言楚亡事，怕被误会为影射，只能用荒诞小说来寄托忧思。

唐天宝年间，为加强社会控制，唐玄宗下令将诸祠庙增入祀典，屈原被封为昭灵侯，正式享受官家烟火，每年春秋各一次。五代十国时，官祭屈原的时间始设在端午，宋代封屈原为忠洁侯，到明太祖朱元璋时，圣谕“岁以五月五日”致祭屈原。

在皇权不断的鼓励下，屈原影响力渐次压倒伍子胥、曹娥等，成为端午代表，而此前种种民俗，自然也就都与屈原有了关联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